



## 百味花生米

■ 安徽合肥 姚文学

“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睡个白胖子。”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，幼小时几乎都费劲地猜过这则形象生动的谜语。在缺衣少食的年代，白胖子一般的花生米，听着都让人口馋。熟的可以吃，生的也可以吃；富者爱吃之，贫者更喜爱。是的，花生米是一样平常食物，身价并不高贵，却广受大众喜爱，过去是，现在仍然是。

作家宋业国在《工厂区里的上海人》一文中回忆，20世纪50年代，一批上海人响应国家号召，到合肥支援安徽工业发展。逢年过节，这些上海人回家，你只要送他一只老母鸡和几斤花生米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认为你是他难得的知音。上海是座中西合璧的大都市，上海人洋气，精打细算考究吃，人人堪称美食家。他们懂得老母鸡与花生米是两样安徽上等的土特产，蛋糕与面包岂堪相比。

花生米的性格是随遇而安的，可以

凉拌，可以油炸，可以水煮，可以醋泡。旧时在农村，花生米熬粥是奢侈的早餐；花生米蒸咸鸭，是只有过年时才能享受到的天下美味；至于手工制作的花生糖，那只能是款待贵客专用的茶点佳品了。在困难年代里，不论城乡，花生米都是食物中的宠儿。

人们常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的家乡既不靠山，也不靠水，却沿着一条公路，各色车辆昼夜穿行而过，只得靠路吃路了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有一部分头脑灵活的乡民，趁农闲时节，背着白色尼龙袋包装的花生米，带上一根杆秤，往公路边上一蹲，竖起一块“花生米”的招牌，做起了销售花生米的买卖，专门卖给南来北往的汽车司机们。他们没想到这门生意特别兴隆，于是，吸引周边村庄纷纷加入。一时间，那段公路两边摊位连着摊位，俨然成为一处露天的花生米市场了。

同行多了，竞争激烈，生意渐渐难

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极少数败类，打起了歪主意。他们利用相同的包装袋，装着不同重量的花生米，以低价吸引顾客，在交易过程中故意分散顾客的注意力，要起调包的不法手段，蒙骗别人的钱财。这些长途司机回家发现后，如果找回来实在不合算，只得忍气吞声吃个哑巴亏。这少数的败类昧着良心短时间内骗得了一大笔钱财。可是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们长期故技重演，最终当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，连那个市场也被强制取缔。

这是家乡旧年留下的一段关于花生米的丑闻。人穷，倘若抵抗不了财富的诱惑，往往就会铤而走险陷入犯罪的深渊。当地政府吸取教训，从中也看到了商机，若干年后，他们牵头组织，划出专门场地，建起一个颇具规模的花生米交易市场来，统一管理，规范经营，买卖兴隆。家乡的花生大市场，那几年竟然成为名闻遐迩的花生集散地呢。花生米，让家乡的一部分人真的先富了起来。本家二爷成立花生米加工贸易公司，以过硬的质量和诚实的信誉，产品远销广东、福建、云南等地，赢得“花生米大王”的赞誉。

不论哪个年代，花生米下酒，总是一道人生快意的风景。某次出差皖南，请朋友下馆子吃饭，见菜谱上赫然印着“奉陪到底”的一道菜名，好奇地笑问年轻美貌的服务员是何食物？风趣的服务员说暂时保密，等上了餐桌，一看便知。宴席开始后，那位服务员笑盈盈端上一盘满满的油炸花生米，说它就是“奉陪到底”。想想这道菜名，取得还真是合理，六个人喝完四瓶酒，杯盘狼藉，准备分手时，见那盘花生米还剩下大半呢，不正是奉陪到底吗，名副其实呀。花生米就酒，节省，精吃！

花生米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，现如今，人们又开发出麻辣、五香、蛋酥等多个新品种，真空包装，酥脆可口，遍及大小超市货架。其中名气最大的，当属“安庆老奶奶”牌花生米了，可是，同打“老奶奶”的招牌，有何记的，有吴记，有张记，到底谁是正宗？实在难以追究，只有产品质量才是赢得回头客的最公正的裁判员吧。

百味花生米里包含着世间的众生相，在幽默的老舍先生眼里另有一番感慨：牙好的时候，没得吃；有得吃了，牙却没了。

## 指引

■ 安徽池州 石泽丰

一座山耸立在那里，不知经历了多少年，从来没有谁去追问过。无论是在以前的烽火岁月，还是在那些寻求解决饥饿的日子里，人们总是一看了之，无心也无意去欣赏。只是到了近些年，日子过得安稳了，当休闲观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时，这座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人们发现，无论从哪一个方位看，它都显奇特，山峰如手指一般修长，似有所指。

山陡峭、惊险，如一位智者，在风雨无常的世间，修出了无限风光。我初来这里，上得山来，先是惊叹，后是惊悚，在我人生的旅途中，这是第一次。山腰长有松、竹，它们指向上面，一路引着你攀登。我猛然想到“指引”一词。它立在那里，指引着人们，千年如一，也许万年都是如此，用肢体语言，完成了人们攀峰想知的方向，我想，这就是大自然的伟大之处吧。

集体出游时，我常常是一个不合群的人，总爱独自一人往山水之地走，往人少的地方走，走着走着，仿佛走进了时间的深处，再一深入，仿佛触摸到了时间壁垒上的苔痕。它们在自然界中，交流着自己的语义。现在回想，也只有在那样安静的环境下，我才能找到一点点与它们对话的突破口，偶尔悟出一点点人生的得失之道。

我乐于向着这样的方位前行。这些年，改变我的，是自然之物，是山水草木的指向，一如在那个年代，令我的父老乡亲们深信不疑是阴阳先生的罗盘和罗盘上的指针一样。那时，无论是盖房确定房屋的朝向，还是给已故的老人选择墓地确定方位，他们都要请来阴阳先生。我记得三十多年前，我家盖新房的时候，母亲从外婆的村庄里请来一位阴阳先生。他年近八旬，驼着背，拄着一根拐棍。按我母亲的辈分，我应该喊他舅舅。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，阴阳先生来到我家，歇息、喝茶，然后端出一面罗盘，打开包裹着的红布。一瞬间，我看见罗盘玻璃下细小的指针轻轻摆动，盘面还有细密的线轴，印有天干地支。阴阳先生一边摆正罗盘，一边念念有词。何时上梁？门朝何方？在我父母心中，阴阳先生说了算。

我对深奥的罗盘没有研究过，只知道，它深深地拽住了我父辈那一代农村人的心灵。它把人间的巧合对应其中，把山水草木的灵气铺算开来，成为一种理喻之物。

于我而言，大自然的山水就是拽住我心灵的罗盘，它以真理为方向，以真善美为方向，以虚怀若谷为方向，无畏自生自灭，甘于底下。在水边长大的我，见过太多流水，它们从高处走来，一路向下，从不考虑自己是身处山涧，还是落于江河湖海，从不言一时的处境。风吹过来，水泛起白色的浪花，似可鞠的笑容。它们就是以这种笑容，同一路相遇者打着招呼，教人心怀平常。这是何等的心境呵！它们用一生完成了对岁月的指引，完成了对人心的指引，人从出世到离世，有的一辈子都没有从中悟出个道道来。

时光如水，我们正沿着岁月的指引向死而生，山看见了，水也看见了。天上的云朵从此过境，当我们低下头来，面对大自然，就会发现肉身之外的精神世界，如留下的蝉蜕空壳，且存在着不少的漏洞。

## 乡村五月

■ 安徽合肥 范家生

五一，回乡看望母亲。刚走到村口，就见庄婶正领着她的外孙女在菜园里点豆子。“回来了？”“回来了！”“平时也难得回来看看老母亲哈。”“是的，庄婶。您在忙？”“点点豆子，省得到街上买菜吃。”一边打招呼，一边看奶孙俩干活。小姑娘六七岁模样，扎着两条马尾，穿着件格子小花褂，像她母亲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活泼，可爱。外婆用锄头刨一个坑，小姑娘就顺手抓两三粒豆子扔进去，又准又快，杂耍一般，配合的恰到好处。“快上学了吧？”“是的呢，马上就念一年级了！”

回到家，见母亲正在喂小鸡。一看，比清明节刚回来时明显长大了许多。母亲说，从鸡冠上已经可以明显辨别公鸡和母鸡了。“公鸡多，母鸡少。中秋再回来，就有烧公鸡仔吃了。”母亲说。我发现，与刚逮来家相比，30只小鸡一只没少，被母亲服侍得羽光水灵，每当母亲从院中走过，它们就跟前跟后挤在脚边，撵都撵不走，让母亲有时连脚都迈不开。母亲弯下腰，随手就提起一只：看，小公鸡。而小公鸡在母亲的手上，一点也不闹腾，很享受的样子，就像我偎在母亲的身边一样，只是，母亲不再像抓它们一样，可以随时把我捉在身边。

傍晚时分，见天空晴朗，空气清爽，于是顺着乡村公路，到外走走。村口的稻茬地，撂荒，等着插种水稻。不再种双季，没见到小麦的踪影。一群鸡，数了数，十二只母鸡，一只公鸡，正忙着觅食。公鸡一会跳到这只母鸡身上，一会又跳到那只母鸡身上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突然，另一只公鸡跑了过来，两只公鸡打得不可开交。终于，后来者落荒而逃。旁边的柿子树上，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在上下跳跃，吱吱喳喳，好不热闹。两头老牛，看到我和儿子过来，连忙抬起头，只在书本上

见过牛的模样的儿子不敢靠近，当我走近拍拍牛头告诉儿子还可以骑在牛身上时，儿子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。“你怕，但那鸟儿一点都不怕！”儿子听了我的话，果然惊喜地看到，两只白鹭一会儿在稻茬地里觅食，一会在天空飞翔，而且还落在牛背上。“爸爸也是第一次看到白鹭，看到白鹭停在牛背上。”我告诉儿子。低头看去，田埂上的水蛇果已经红了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正展示青春，争着向我们展示自己的花样年华，而一只土田鸡突然从脚边的草丛中蹦出来，把我和儿子吓了一跳。

五六个十一二岁模样的孩子骑着电瓶车，沿着还没通车的345国道一闪而过。他们在一涵洞前停下来，走下去，摸进去，穿过去，大声喊叫，感受声音的回响与绵延。没两分钟，儿子便融入到他们中间。看着他们嬉戏玩乐，猛然觉得，儿时，快乐是件多么简单的事情，而长大了，简单或许也是件快乐的事情。遗憾的是，我们都不再有儿时，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应该简单地生活。快乐，都跑到哪儿去了？又在哪里可以寻见？

夜晚，倚床看书。耳中听得到窗外虫鸣正欢，此起彼伏，时而急促，时而低回，就如一首交响乐，谱写了一曲又一曲，演奏一场又一场，曲曲相异，场场不同。偶尔一两声狗吠，给沉沉黑夜注入几多生气。而那些桂花树，伴着微风，婆婆作响，宛如巧娘轻叩柴扉，期待上演一场聊斋之意。门前那些开得正艳的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粉的月季，伴着微风，散发着浓郁的清香，从门缝中挤了进来。

